

魏立中：理想主义的生命表达

◎ 记者 王 珏

其实认识魏立中好多年，中间有一段时间长久未见。后来浙江之江文化中心开幕的时候，在浙江非遗馆遇见他，他正在雕版艺术的展馆展示木版水印这一项非遗技艺。在这个展馆里有对十竹斋的介绍，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版水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这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水印版画。

乍一眼，我没有认出他来。较之多年前的他，如今的他显得更加神采奕奕。他说前几年身体遇到了一点问题，通过运动，现在不仅身体的问题解决了，体重也减轻了，精气神也越来越好。

突然觉得这样子的状态，似乎更符合想象中他的形象：充满理想不断向前的骑士。

人对于这个世界可以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表达。就是在这种表达与反射中慢

慢找到自我。对于魏立中来说，他的一生都是这样一种寻找。

“我相信七彩祥云，我相信周星驰电影中可笑梦想。”这种相信让他的人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我是一个理想化的人，我相信如果没有理想人是无法活下去的。”这与当下理想化的社会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我们总是在说，太理想化了，在现代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或许正是这种格格不入，让他架构起了属于自己的浪漫主义的世界。

于是他说：“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少年。”

在这出走的半生中，他流浪过，成功过，失败过，坚持过，只是在这沉沉浮浮中，他相信信念的力量，并坚定地走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

“过去未必过去，他们组成了现在的‘自己’”



说起过往，魏立中好像在讲走过的风景。有美好的，有伤心的，有迷茫的，就像年轻时候的流浪，所有这一切堆砌着他独有的人格。

“我在寻找着完整的自己。”这种寻找既是生活中的寻找，也是事业中的寻找，更是作品中的寻找。这种寻找让他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只是如今，回头看去，像是对于自我一点点的拾捡。

一面是滚滚红尘的热烈，另一面是夜深人静的孤寂，过去的从来不曾离去，它沉淀在他的每一个抉择之中。

从事业有成的年轻人，到放弃一切投身为木版水印的匠人，“是走过一段很艰难的道路，但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人生是一条很长的路途，在这一路上，需要拥抱沿途的事与物，又要守护好自我的孤独，这份孤独是他坚持的力量。

同所有人一样，人生有两种境遇：一种是顺境，是“山头斜照”的雨后晴天；一种是逆境，是“穿林打叶”的风雨之日。大多数人喜欢前者，不喜欢后者，“但谁也没办法保证人生永远是顺境。但难得的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爱它，魏立中从来不缺少这种热爱。

“从前会觉得，爱应是一滴溶解剂，它

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好是不分彼此。渐渐才知道，原来好的爱不是取消个体的独立，而是你依旧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每个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才会懂得爱这个世界，也才会爱你所热爱的事业。

所以，过去未必过去，他们组成了现在的“自己”。

在魏立中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自我的一种生长。从对历史的复刻，到对理念的传递，再到适应于当下审美的生长。这些作品像是他生活的一个侧面，承载着他斑斓的梦想。

这种过去还承载着木版水印的过去。400年前有一个叫胡正言的医生，在现在的南京（金陵）城外的鸡笼山买了十几亩地，在斋前种了十几棵竹子，盖了几间茅草房，在安徽家乡请了20多个技术熟练的刻工和印工。据上元李克恭记述：尝种筠十余杆于檐间，听夕博古，对此自娱，因以十竹名斋。他的斋中藏有博古异书，名花奇石，与当时诗人画家如吴彬、文震亨、杨文骢、米万钟、高阳等人交往频繁。胡正言和他的匠人们在1619年至1647年，创办了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彩色版画印刷出版社“十竹斋”。



“明代的‘十竹斋’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国古代彩色版画工坊的一个鼎盛时期，可惜的是斋号从开业到关停只有28年时间。木版水印和雕版印刷的区别是，雕版是以书籍文字插图单色为主，木板年画是以门神、年画为主，比如说灶神、财神、门神等等。”

这些过往决定了木版水印是对于审美以及理念的一种传达。而魏立中在过往中一直在尝试如何融入现在的审美以及当下的理念。



“在传承中未来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木版水印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它还可以是艺术的承载。“我坚信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在未来会越来越好。”

从一开始魏立中对于木版水印就不仅仅限于还原，他曾邀请时任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张远帆教授担任杭州十竹斋的艺术总监，并聘请了二十世纪50年代木版水印传承人张耕源、陈品超、徐银森、俞泓等水印名家组成木版水印专家团队，定期进行指导教学。在老师们专业的指导下，杭州十竹斋的木版水印技艺突飞猛进，并创作出一系列版画作品，在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工艺美术大师展、非遗展、文博会上得奖收藏并获得好评。

“在传承中赋予它新的生命，这是木版水印的未来。”

在这30多年里，魏立中做了各种尝试与实践。从最开始对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的复刻，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对于市场却一筹莫展。而赠予星云大师的一卷唐咸通九年金刚经，给他的孤注一掷带来新的转机。信仰也许就是这样在人生的步履中一步一步变得坚定的。从佛经、佛像到湖山胜概、西厢记等彩色版画，他在一块块木板上的创作，也是他对于自己人生信念的一种雕刻。

“我每天在地下室里刻印，从早到晚，直到精疲力尽地睡去。刻着刻着，本来有一点逃避的意思，但后来发现专



注进去的时候，就真的是把全世界忘了。”

慢慢的，魏立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也找到了木版水印的方向。他尝试在传统中寻找新的创意，他推出木刻人物肖像，还有很多时下潮流中的文化元素，对于他来说，木版水印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表达，它代表着普世的审美与价值观。所以，在不同的时代，它可以有新的表达与语言。

这次在魏立中的工作室，看到他最新的一批作品，同样是佛像，却由不同的撞色，形成当下蓬勃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回归后艺术新的生长。

记得第一次采访魏立中的时候，看到他的工作室里挂着一幅《唐玄奘西行图》，当时觉得他在信仰的道路上苦行着，如今回头看去，竟又多了一些生命的轻盈。就像一个不断拥抱生活的骑士，无畏向前。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